

诗意与留白： 图米纳斯作品中的东方美学

► 10版·文艺百家

《出走的决心》： 那些被困住的母亲

► 11版·影视

上博东馆： 开放与共享的非传统博物馆

► 12版·建筑可阅读

文学新观察

出于真 兴于善 成于美

——网络创作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运用

许苗苗

在历史文化独具韵味的环境中，在网络传播的迅捷车道上，善用资源的优势，激发大量潜在读者的兴趣和认同，是网络时代写作的独特机遇。中国网络文学之所以在短期之内积累海量篇目和巨大篇幅，正是因为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有利辅助。

当然，善用资源并非硬搬照抄，网络的海量作品中，最出色的那一类正出自对传统的参透悟透。同为回返汉唐称王拜相、梦入宫闱一笑倾城的历史与古风故事，有些读来风格迥异宛如“古装照片”；有些却形神兼备，能顺利让读者实现感受转换。原因正在于，真正优秀的作品，其与传统文化的亲缘往往不限于时代设定和内容类型，还体现在更基本的价值层面。

自古文贵情真，网络释放了曾受竹帛刊刻规约的真诚，让民间歌咏被更多人看见。面对神话与经典，网络写作自模仿转述起步，体现出主动学习、勤于借鉴的善能。蓬勃而出的网络故事里，承前启后、彼此启发的角色家族各美其美，传承东方应时流转、变动不居的韵味。相对强调原创性、推崇独抒胸臆的印刷文学来说，来自网络的网络写作更注重互动和对话。因此，传统作家在“影响的焦虑”之下，必须避讳、否认或是绕开前辈；而网络作家则乐于张扬“影响的喜悦”，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意味着话题的引子、交往的借口，与之相关意味着能获得同好和知音的认同。

出于赤诚，源自真心

“真”是写作的驱动力，更是网络文学作者众多、作品量大的基本原因。历史上文学受制于媒介，要获得流传散播，就得被编撰者规约。《诗三百》的“思无邪”来自采诗官的拣选；而真正“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则往往因不合规范湮没于日常。

网络写作面貌各异，很多作品近乎直录口语，错字病句和夸张比喻甚至被网民挂出来嘲笑。确实，比起典范性美文的传统作家，网络作者在学历、经验、见识等方面存在短板。但网文为什么依然有巨大拥趸？那就是因为相比文字的精美规范来说，网络写作更注重真。

真在网络文学中，一方面表现为以个人标准进行是非利弊的判断，如《诛仙》张小凡的仙魔取舍，《择天记》陈长生的“顺心意”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打破书面语的“屏面语”写作，如穿书文《成何体统》中，英语是古代穿越者确认身份的密码，玄幻高手辰东善用歌词般的节奏韵律构造金句，古言小说《男主发疯后》模拟说书人的口吻；语言的活显示性情的真，在网络读写群体中达成共识，即在网络小说中，常识与规范可让位于效果的精彩。

每个人都渴望抒发真性情，也是网络媒体最具革新性的力量。虽然当下产业化平台上不时暴露出对“真实感”的设

计与谋划，但这也说明“真”是不可或缺的。出色的网络作者在真的基础上精心营造，以故事情节烘托情感，从而区别于泛泛的灌水发帖。网络文学就是日常对话、插科打诨、逗闷子、讲故事时毫不掩饰的真实性情，它承接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口头文学的“地气”。对真的追求、对真的表达，是创作的原动力，而网络则为承袭民间演说传统的创作者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舞台。

敬而不畏，勤学善用

“善”即写作从文化传统获得的资源助力，是对历史典籍、民俗风情、文学经典的借鉴汲取，是网络技术和数千年丰富历史文化赋予中国网络作者的独特便利。

初学写作者常从模仿起步，名作和经典是构思世界的互文性参照。为什么网络小说中，玄幻奇幻、修仙同人占绝对优势，地位无可撼动？正是因为这些类型的世界设定、角色原型、语言风格等，都可自悠长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学中借鉴，资源足够丰富。历史典籍寥寥数字的记录成为后世生发细化的故事引子，民间传说在口头的猜测和转述中演化出经久不衰的谜团。以传奇、志怪、话本、武侠、鸳鸯蝴蝶、民间信仰、风俗世情等为前提理解架构，对读者来说，就有了自带亲切感、辨识度和神秘感的故事线索。“九州世界”“望古神话”“东方克苏

鲁”等，都在传统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再演绎，是新审美与老故事结合的成功范例。凭空创作新形象需要说服公众，而搭乘传统文化快车则能通过先天辨识度在“加速时代”脱颖而出，迅速到达最合适的读者群体。

另一方面，比起强调原创性、独特性的纯文学，作为大众文化一支的网络文学更注重彼此启发和相互认同。不同年龄人群有不同的关注，出色的创作者在生命不同阶段也采取不同视角。如资深网络作家血红、骑鲸校等，在早期玄幻热血风潮中自成一派，对幻想仙侠、都市异能等类型把握娴熟。然而，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对生活认识的加深，他们也勇于挑战舒适区，以网络笔法关注现实，让写作从架空飞翔落到当前时代，将玄幻的大胆想象和热血的情绪渲染运用到现实题材、革命题材创作中。这种及时调整方向、勇于应答社会需求的态度，不仅使他们获得不同层次读者的喜爱，也体现出儒家灵活应变实现文学社会功用的“善”的价值判断。共享的历史资源赋予作品相类的熟悉面貌；共同的文化基因带给作品共同的亲切感。这种一脉传承的优势，使写作者在经典前敬而不畏，实现历史文化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创造。

青出于蓝，美美与共

“美”是文学魅力之所在，对美的追求

是从网民到作者、从抒发感想到自觉创作的标志。面对共同的传统资源、共享的生活经验、相同的文化背景，网络文学的面貌不会高度一致、难以发展？确实，类型化是网文的一大标签，海量网络创作不可能篇篇精品，很多人就此认为网络文学因袭模仿，缺乏创新动力。但那只是最浅表的部分，只要细读就会发现，在真情驱动、善用资源的基础上，网络创作具备推陈出新的强劲动力，最出色的网络作品“美”得千姿百态。

互联网为大众提供自主创作、自发传播和表态的机会，让每个人展现自己所认识的“美”。所谓“趣味无争辩”，对于什么是美，如何才美，在纷繁的网络上，很难有统一回答。虽然我们忧虑大数据遮蔽个性选择，但也要意识到，互联网健忘症、标签和潮流的汰旧纳新、转瞬即逝，正说明对美不同的认识在碰撞和选择。独特的观点、私密的经历、差异的品味、多元的旨味，都可能成为差异化个体所追求的美。个性、细腻、与时代同步的“善”的价值判断，促进网络作品在传承以外的新变。

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不迎合专业标准，它既不追随文学编辑的高雅趣味，也不屈服于网络资本所操控的数据垄断。它充分体现每个人认识中的美。诸多“美”的碰撞，使传统阅读中保持距离、彬彬有礼的读者，变成网文中为爱痴狂、被美驱动的粉丝型参与者；同样，个性化美的主张，使优秀者总是

能够溢出数据和资本的预期，呈现新的面貌。唯有差异化的美，才能成就作品，使之到达不同对象的内心，获得读者热情乃至狂热的爱。

绵延的中华美学为创作提供了延续性的宏观视角。网络小说的时间线远远长于以往，从回顾到展望、从穿越架空的想象性演绎到对生命历程的重新解读，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美的认识。仅以古装置言情文为例，其中的国艺传承不仅拓展想象，还成为女性傍身独立的技能。如寂寞皎皎《饮福记》的大国盛宴、天如玉《心尖意》的兵法权谋、青桐髓《合善》的制锁绝技、希行《洛九针》的墨家工匠等，不仅以传统文化让言情简单的二人世界获得更大空间，更通过一技之长让女性角色从等待被爱的弱者变成主动去爱去行动的强者，言情文因而增加了“双强”类型。器物的恒定和技艺的传承，让故事拥有贯穿年代的超越性时间观念，让角色在为爱而生的共性之外拥有各美其美的独立生活。

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出于真实性情的表达，兴于善用传统资源的上进，成于美的差异和文化的共识。它们自传承起步，与新技术联手，构成文学创造力的新源点。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中，传承与新变、坚守与创造共存。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教授，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

丰厚历史文脉资源 为上海主题性绘画创作提供重要灵感

陈雨桐 陈扬志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主题性绘画承载了传达社会主流价值观、表现历史重大事件的复合型功能，并在上海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中获得了丰富的呈现方式。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新兴艺术的策源地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其得天独厚的历史文脉资源为许多艺术家的主题性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源泉。纵观当代上海主题性绘画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表现题材、艺术语言和精神内涵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从作品题材上可以大致看到四类内容：表现上海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城市红色文化基因；表现城市发展建设；表现当代城市生活。在对不同题材的处理中，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探索成为了艺术家们追求的共同母题，并揭示出上海当代主题性绘画独特的发展规律。

表现重大历史事件

谈起主题性创作，最常联想到的是历史题材绘画。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到基里科《梅杜莎之筏》，再到晚清《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历史题材创作在绘画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并时常被认为是主题性创作的近义词。新中国主题性绘画的发展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烈影响，并塑造了一代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在当代，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推进，图像时代以绘画表现史诗已是中国艺术家的重任。

李前的油画《解放上海之宝山战役》通过表现解放军在宝山战役中冲锋前线的恢宏场景来塑造战士们英勇善战、不畏牺牲的英雄形象。画面中心聚焦在中央三个战士身上。右侧的战士手指前方，引领着大家向前冲击。左侧的战士已负伤即将倒下，被中间的战士支撑着。两个人物的动态呼应了苏联画家莫伊谢延科的作品《胜利》中的人物造型。在历史题材绘画中，艺术家需在有限的画面空间中塑造出真实可信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叙事情节，这意味着情节的戏剧性与人物造型之间的戏剧性息息相关。作者在此为画面整体赋予强烈的明暗对比和戏剧张力，让

表现城市红色文化基因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的浓厚红色文化底蕴，成为当代主题性绘画创作的重要课题。

洪健《上海·红色起源地》以中共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四大旧址以及《新青年》杂志旧址等九处红色文化旧址为表现对象，用局部特写拼贴的方式描绘并展现上海丰厚的红色文化渊源。作者精准刻画了不同石库门的造型特征，着力表现门框上的雕花样式，为建筑墙面赋予独特的年代感与庄严感。九组图像在色彩倾向和观看视角上的细微差异使它们即相互区别又彼此呼应，体现



徐乔健《上海的八月·梧桐树下的咖啡》油画

出作者对画面形式独具匠心的思考。马健的《跨越时空的信——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之送新兵》描绘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地送新兵的场景。浑厚的红色背景与新兵们的绿色军装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在先烈们的注视下，新兵们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并踏上属于自己的从军之旅。传统与当下跨越时空的对话在此获得了直观的展现，并成为主题性绘画与现当代艺术语言的成功案例。类似题材的主题性创作还有李前《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张培楚、贺兰山《建党五人》等。红色基因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代视角回看历史记忆，为红色文化赋予新的生气，并为当代主题性创作赋予新的可能性。

表现城市发展与建设

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飞速发展。城市在工业、经济、基础设施、市容市貌等方面获得巨大提升。这一发展历程为当代上海主题性创作提供了发挥空间。邱瑞敏、王剑锋和金临创作的《展曲——浦东崛起》通过俯瞰的视角描绘在浦东陆家嘴高空作业的一组工人形象。显著的透视为画面赋予强大的视

觉张力，让观者身临其境的同时不禁赞叹城市建设工人的艰辛与不易。中央主体人物双向举起，不仅提升了画面的视觉中心，同时也呼应了标题中“崛起”的内涵。在构图上，前景的钢筋结构和背景的黄浦江河岸均形成了相互呼应的三角形走势，增加了画面构图向上聚焦的形式感。在此，艺术家有效地将上海的发展建设与城市的特征进行了有机结合。施大畏指出，艺术家在表现上海这座城市时，首先需要对其有深入和亲身的了解。他们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本质、美学特征以及生活形态的演变，还要熟悉它的独特之处、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张培楚、季平、韩松的作品《飞的梦想》描绘了中国航空公司上海制造厂研制大型喷气式客机的繁忙场景。全景式的构图有效地将飞机的全貌囊括在画面之中，四周聚集的工程师正专心地钻研飞机的研发工作。虽然画面中人物体积较小，但是却能鲜明地感受到建设团队高涨的热情。刘曼文《磁悬浮腾跃》则通过组画的方式，用富有现代感的表现形式展现了磁悬浮列车的轻盈与迅捷。画面中，作者通过车厢窗户的反光巧妙地表现了人们等待磁悬浮的场景。画面色调干净通透，构图形式新颖，有效地表现出磁悬浮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以及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属性。



洪健《上海·红色起源地》国画

上海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历程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和表现，类似的主题性创作还有李向阳《饮水思源——记青草沙水源水源地工程》、杜海军《中国智造的“国家名片”》和殷正洲《“一带一路”上的上海建设者》等。在这一类创作中，对上海当代城市属性的挖掘以及对现代绘画语言的融合，为主题性创作的表现形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表现当代城市生活

当代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趣味性成为当代上海主题性绘画表现的又一主题。这类创作将视角聚焦日常生活的点滴，通过对平凡生活的感悟来挖掘艺术表现的对象。这种创作方式以创作者的个人经历和体验为起点展开，体现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的转变。它将普通人的生活置于创作的核心位置，运用以小见大的叙事方法，使平凡的生活成为主题性创作的“主角”。

徐乔健《上海的八月·梧桐树下的咖啡》描绘了上海夏日的一处街景。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路边，在梧桐树荫下度过悠闲的夏日时光。画家将写实的造型技巧与平面化的形式语言进行了融合，使画面透露出浓郁的现代都市气息。洪健《熊爪咖啡》以网红熊爪咖啡为主角来表现都市青年的生活状态和意趣。作者将画面切割成九宫格的形式，每个画面展现出购买者与咖啡不同的互动方式，从侧面反映了城市中“网红”“打卡”“自拍”等当代城市生活元素。张可扬《中华艺术宫10年再出发》描绘了中华艺术宫内参观者络绎不

绝，拍照留念的热闹场景。作者对画面人物进行了饱满的排布与设置，人物的交错与重叠以及大家争相拍照的场景传达出人们对艺术的热情与渴望，而人群中的人形则反映出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特征。在绘画语言上，作品既体现出传统写实绘画的造型功底，同时也体现出图像时代下人们的观看方式与习惯。

当代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趣味性为主题性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觉元素和形式灵感，并促进了写实绘画语言的多元发展。艺术家通过创造性的绘画形式，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挖掘人文精神，并将其融入“文化记忆”范畴中。

当代上海主题性美术创作不仅承载塑造历史和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成为记录城市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关键载体。对造型艺术的不断锤炼以及对画面形式的持续创新成为艺术家探索的共同主题。诚如尚辉所言，“主题性绘画创作已提升到国家层面的视觉史诗创作这样一种历史与艺术双重使命的高度，因而重视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艺术价值，探讨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艺术规律，便成为解决与提高当代画家思想认识的首要问题。”上海当代主题性绘画为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并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而推陈出新，为谱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讲师）